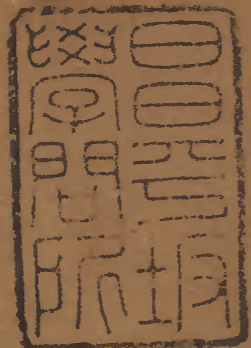


韓魏公文集 序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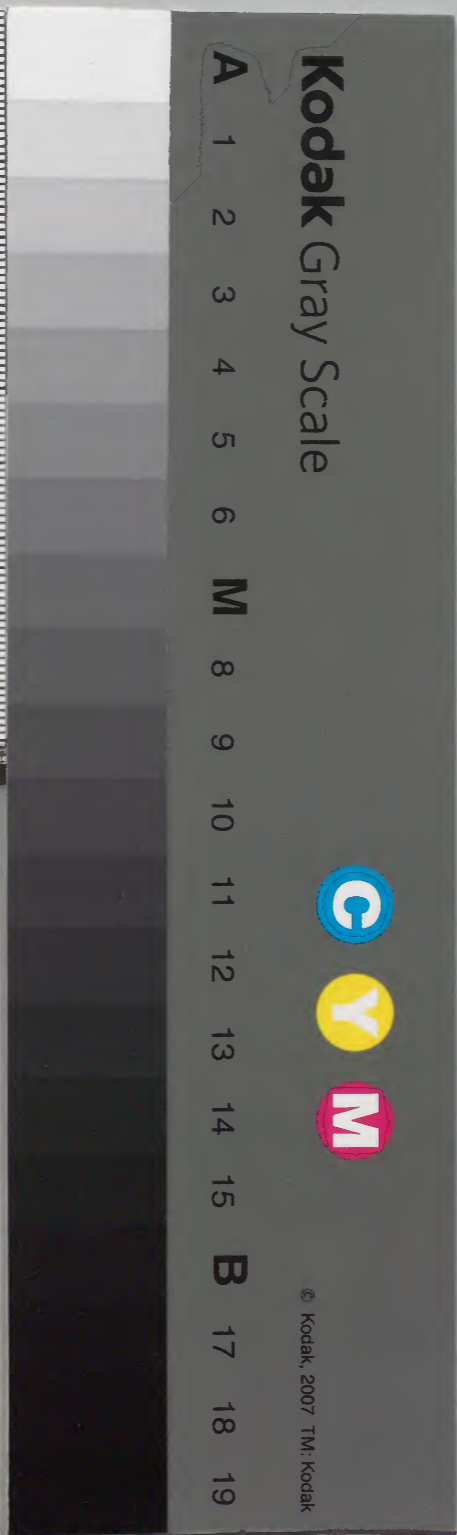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四二冊	三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五九函	一四二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46)
函號		299		47

理學全



儀封張大中丞訂

韓魏公集

正誼堂藏版

韓魏公文集序

淺草文庫

宋時稱四傑者曰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蓋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所以立大功成大名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而公兼之

草創公身
矣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間任三
司擢諫垣出鎮邊陲入叅樞密經綸
事業難更僕數方天聖五年公甫唱
第而日下五色雲輝映殿陛雖同升
諸公多至兩府然終能福祉稷利人
民則舍公誰屬哉公爲樞密時皇嗣

未立即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
又論建儲立本繫天下心語甚愷切
而英宗卒踐大祚張昇所不能撓慈
壽所不能搖欵曲調護至進對慈壽
之語同列皆爲之恐投杖入見之時
曾公以下皆汗浹背而公獨無所疑

懼此其深思遠識豈尋常所及者然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和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小

人背義欲傾已者辭和氣平視若故常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槩置勿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而彼此皆服歐公性嘗褊輒自歎曰累百歐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沔真小人

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矣抑公平居又謂成大事在膽嘗以彥升爲膽力薄故雖戇直而忠於人而過涉滅頂終非其分上所有然公未嘗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仗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禍福之

來非所惑焉用能定策兩朝力扶社稷將在是歟公惟有識有量有膽而才乃大故績懋西帥得關中之感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輸他如指畫機宜周知治體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勲駿烈凌轢一時其所

蘊蓄有由然也噫公誠兼是四者抑
余推公之本則又在立身行已一出
於誠讀公所爲文悃悃款款鞠躬盡
瘁閱五十載如一日也有真經濟然
後有真文章宜其與范公富公爭烈
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
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韓魏公集原序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所托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為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托而永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善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經畧西夏敵心膽寒定策兩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其文集顧有經生皓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為家傳者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啓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卷要皆經緯化機根據

理窟豈屑於雕蟲者哉數百年來其集不知凡幾易梓侍
御張公士隆復翻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相
感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張公命屬予引其首簡
誼不容辭夫以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須臾
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言哉至其自謂某爲相歐陽
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則公之志在經
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張公按節巡鹺興
利除害綽有餘地旣建書院以正士習而斯集行焉他日
以文章勲業鳴於河汾追媿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
矣况同文之化遍於海內讀其書論其世尙友其人於千

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吉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安曾大有書

韓魏公集目錄

卷之一 記序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春園記

定州閱古堂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新修晉太尉稽公廟記

諫垣存藁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卷之二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謝知制誥表

謝降御前劄子表

謝復官表

謝改觀察使表

謝賜詔書示諭表

辭免諫議大夫表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賀皇子降生表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揚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表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鄆州謝上表

成德軍謝上表

定州謝上表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謝賜詔書獎諭表

謝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第二表

謝表

并州謝上表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卷之三 表狀

辭免集賢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裕享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昭文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登極覃恩第二表

謝皇帝表

謝皇太后表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災異待罪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第一表

第二表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之四 表狀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辭免使相第一表

第二表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免冊命表

謝賜宅表

永興軍謝上表

戊申相州謝上表

判大名府三年乞閑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北京謝再任表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北京河決待罪表

癸丑相州謝上表

謝賜生日禮物表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謝放免勦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之五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辭免諫官第一狀

第二狀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進皇子降生詩狀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辭免三司使

辭免樞密使

第二

第三

甲辰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乙巳乞罷相

乙巳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第二

第三

丁未秋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之六 表狀

罷相辭免兩鎮

第二

第三

第四

辭避賜第

第二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永興軍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第二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第二

北京乞就移徐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之七 表狀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謝令男忠彥撫諭
九
正宣堂

第二

第三

謝令男忠彥撫諭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劄子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勅并支賜申狀

甲寅秋乞致仕

第二

第三

乙卯夏乞致政

第二

薛龜公集 目錄 十 正宣堂

卷之八

書啓

制詞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獻所業上兩府啓

謝直隸賢院啓

同前

謝知制誥啓

謝復官啓

謝觀察使啓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誠勵風俗浮薄詔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郭稹除刑部員外郎制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夏隨除觀察使制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吳有隣除駕部員外郎制

王果除諸司使制

江中立除秘書丞制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卷之九 冊文 祭文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諸廟祭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再祈雪文

大原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蒙山祈雪文

諸廟祈雨文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祭文正范公文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祭正獻杜公文

祭狄相交

祭聳隅先生文

祭范寬之刑部文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祭崔良孺殿丞文

祭資政吳長文文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祭崔公孺比部文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卷之十

家傳

卷之十一

家傳

卷之十二

家傳

卷之十三

家傳

卷之十四

家傳

卷之十五

家傳

卷之十六

家傳

卷之十七

家傳

卷之十八

家傳

卷之十九

家傳

卷之二十

別錄

遺事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韓魏公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爲之者誠有意

焉耳夫嶄然而石切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榦
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
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於是改於是安
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
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於古
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
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
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
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
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

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
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圮
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
遣守臣以祗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
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
爲甚慶曆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
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
凡厥用度弗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祠者得取其
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
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

李奕畱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
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
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神之喜盼嚮來宅
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於
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爲監也有
禍福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
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
祀修已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

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
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
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
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
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
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
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
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
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

從風競自崇飾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
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
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
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
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
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
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爲此者不能
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宇垣墉頽壞垂盡
由闕以內鞠爲污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
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

詔停土木之役退而嘆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
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僕選督工徒
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卽
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
有堂肄習有齋庖厨井醫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
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
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
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
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
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爲儒而

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
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眞
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
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充於已以待用故或
取之爲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
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
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
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倚撫
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
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

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
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
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爲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
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爲尙足以容吾寢
食飲咲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
者以爲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爲也噫彼專一人
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爲也公於其心而達衆
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

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
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
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况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
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
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
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
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
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爲塘廣百餘畝植
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
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

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
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
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
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
園之廢興其知爲政者之用心焉皇祐三年正月某日記

定州闕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
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
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旣讓不獲命至則
竭愚修職尙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

臣之執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
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撫前代良守
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
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鉞
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
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
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
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
厚任重塗遠惟仆踏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
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

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
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
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旣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
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於
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
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旂常傳
於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
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
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
賢與我同志必愛尙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圯圻墁之患矣

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

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偪隘其後生

員寢廣至巧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僕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睥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

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

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某月某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据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

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抄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於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

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栢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遇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郭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廡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

者而知太守興此爲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各

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宜陳山川之形
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牒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
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
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
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据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
與它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
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
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
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然自勉以思報稱幸時
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

朝以來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徂於武事
不以圖籍爲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
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睿圖
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
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旣鑱其名氏揭諸
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誠也可不謹
乎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
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

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嶽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

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由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

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序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

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

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

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緇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原永清四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

矣次子寺丞君輯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飮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遶難屢遷以是家謀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

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於冥禱天地神祇亦與萬一有獲慶曆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

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卽辛嫂弟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它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卽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

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祀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講慶曆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勑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懇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

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秘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犯廟諱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閨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於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

戊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